

# 權力與性別——從《血季》當中看安·博林的一生

## 摘要

本文透過《血季》書中的男性視角，觀察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安·博林的命運。爬梳整理書中的性、性別、權力，以多面向的角度，探討生理女性在當時所承受的歧視與社會框架。

文中將性別議題分成四部分討論：1.「婚姻與子嗣」、2.「姓氏與繼承者」、3.「『忠貞』—由古至今的女性社會框架」、4.「政權的合法性—與伊莉莎白做比較」。

透過這四個議題，看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是如何為立新后而脫離天主教，自立英國國教。最後又是為何要將曾經的愛人送上斷頭台？分析首相克倫威爾是如何運用手段，巧妙地以性別框架將安·博林從王后的位置拉下馬？以及女主角安·博林身為生理女性在當代所承受的性別歧視等問題。

文末作出總結，面對存在已久的性別歧視，必須如一再的提醒、喚醒大眾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與留意。涓滴成河，渺小的力量，有朝一日也得匯聚成龐大的影響力，進而成就更美好的性別平權環境。

## 前言

本文以當代著名歷史小說家希拉瑞·曼特爾（Hilary Mantel）的代表著作，曾榮獲英國文學界最高榮譽曼布克文學獎以及全年美國書評人大獎，「狼廳系列」（Wolf Hall）第二部曲《血季》（Bring Up The Body）為研究文本。<sup>1</sup>

該書時代背景為十六世紀的英格蘭，作者希拉瑞以國務秘書兼卷宗主士官湯瑪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男性視角出發，帶領讀者一

---

<sup>1</sup> 《狼廳》（Wolf Hall）是英國小說家希拉蕊·曼特爾的作品，2009年出版。曾獲2008年布克獎、2009年全美書評人小說類大獎、2010年華特·史考特歷史小說獎。《狼廳二部曲：血季》（Bring Up the Bodies）為其續集，2012年出版，又再度榮獲英國文學界最高榮譽曼布克文學獎，預計繼續推出第三部曲，作為該故事的延續。

窺安·博林（Anne Boleyn）—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sup>2</sup>為何會從全英格蘭最有權勢的王后淪為階下囚，最終身首異處？

筆者意欲透過分析大時代的動盪、角色人物的利益競爭、對話內容背後隱含的玄機，以及皇室內部的恩怨糾葛等不同角度，探討此一男性視角背後所隱含的性別霸權。也深深期待自己以客觀與理性的態度，分析歷史當中的性別歧視、性別刻板印象等議題。

## 一、《血季》的小說背景

### （一）政治與宗教

十六世紀初，歐洲呈現動盪不安的局勢，神聖羅馬帝國、俄羅斯沙皇、英王與尚未確立殖民勢力的法王，四國間的政治角力持續進行著。

此時的英格蘭仍然信奉天主教，天主教教皇在英格蘭佔有極大的政治領導地位，政策的更動與制定、社會氛圍更受其牽引，國王的一舉一動以及王權的行使皆受到監視與限制。正是因為在改立王后的過程中，遭遇了一連串由教廷主導的反對力量，也使亨利八世萌生了脫離羅馬教廷的念頭。最後亨利宣布自成英國國教，自詡為宗教代表人物，英格蘭自此脫離教廷管轄範圍，使得克倫威爾趁機以教會阻擋亨利政治行使權、立法權為由，大舉掃蕩境內教會會館，一來將財產收歸國有充裕國庫，二來協助亨利集中王權，三來藉機剷除異己。

加上亨利八世遲遲未有合法男性繼承人，更使英格蘭國內各貴族家族們，虎視眈眈地覬覦著王位，亨利八世也巧妙地運用了這點，以繼承人問題之名，改立新后，也藉機切斷與神聖羅馬帝國長年來政治聯姻，帶來的權力干預。

### （二）經濟與社會

由於天主教教會規定成年的教徒必須繳交以宗教奉獻為名義的宗教稅「什一稅」，再加上當時修道院修士人員掌握了人民與上帝溝通的權利

---

<sup>2</sup>英王亨利八世在一五〇九年與西班牙公主—阿拉貢的凱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完成政治聯姻，由於凱瑟琳最終只順利誕下一女瑪麗（Mary），《聖經·利未記》也有著「弟娶嫂將無後。」的說法，再加上年齡的差距、價值觀的衝突與國際情勢的影響，亨利轉而追求凱瑟琳的近身侍女—安·博林。

與管道，<sup>3</sup>以此藉機斂財而產生風行的「贖罪卷」。<sup>4</sup>如此龐大的宗教稅收，使得國家內部的經濟有極大一部分皆掌握在羅馬教廷、各地的天主修道院與教皇的手中。

英國國教的成立，挑戰了沿襲已久的教廷權威，除了顛覆了天主教在婚姻誓言的規範與價值觀之外，對於教廷來說，更實際的利益考量是，將因此失去極大的財富收入。也因此，從亨利八世自創英國國教，直到伊麗莎白女王上任，教廷從未停止過對英格蘭政權合法性的指責，與對國家朝政的干預。

### （三）安·博林的生平

《血季》一書中的安·博林，出生於霍華德與博林兩大貴族家，是位才貌兼具的大家閨秀。15歲時，成為王后阿拉貢凱瑟琳的近身侍女，七年之後，安憑藉著自身的才貌與手段，上位成為了亨利的合法妻子。

若大雨成災，英格蘭鄉下酒肆裡的人無不責怪國王和安妮·博林。都怪這個飛上枝頭做鳳凰的婊子，害他們有這樣的厄運。如果國王願意把他的合法妻子凱瑟琳請回宮，雨就會停了。想當然耳，這群白痴鄉巴佬和他們的酒鬼朋友認為，如果英格蘭由他們來治理，必然能夠國運昌隆。<sup>5</sup>

然而英格蘭人民並無法接受她成為王后的事實，她被視為破壞英格蘭婚姻平衡的始作俑者。此外，安參與政治討論的行為，更是引發爭議，再加上亨利與安兩人婚後多年仍不見男丁誕生，亨利開始對這位聰明、有控制慾、擁有自我想法、主見與善妒的妻子感到厭煩。

首相克倫威爾為了貫徹主子想廢后的意志，開始搜集所有對安不利的事件與證據，<sup>6</sup>不但將所有例證整編為整密又完美的起訴書，甚至代替亨利來執行整場審判的儀式，使得安·博林百口莫辯，最終，被送上了斷頭台。

如此縝密的行動除了克倫威爾的奔走策劃外，關於安的罪名、證人的證詞也隱含許多性別議題於其中，值得我們深究。

<sup>3</sup> 舊教教義中唯有神職人員才能與神明溝通，且一般大眾並無閱讀聖經的能力，與神接觸、禱告與懺悔等形式活動皆被神職人員壟斷，人民無法直接參與，必須依附神職人員。

<sup>4</sup> 主張民眾透過購買贖罪卷以減輕自身罪孽，可於死後達到上天堂等受到上帝庇佑的情形。

<sup>5</sup>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53。

<sup>6</sup> 詳見附錄。

## 二、婚姻與子嗣——性別與權力

亨利八世在位都鐸王朝年間前後有過六段婚姻、六位合法妻子，<sup>7</sup>《血季》一書敘述的是前三位妻子與亨利之間的感情糾葛，三位妻子依序分別為：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出生於西班牙王室，神聖羅馬帝國國王查理五世姑母，育有一女瑪麗，兩人結婚 24 年，受亨利冷落後，軟禁於劍橋郡金柏頓城堡，最後病逝於該處。）、安·博林（Anne Boleyn，育有一女伊莉莎白，伊莉莎白誕生之後一年，安失勢遭亨利以判叛國罪名處死，為歐洲第一位上斷頭台的王后。）、珍·西摩（Jane Seymour，亨利對其疼愛有加，難產而死，亨利因此傷心欲絕，三年內未再娶。）。

希拉瑞·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作狼廳系列（Wolf Hall）多半著重於以重臣克倫威爾，男性觀點看待亨利八世第二位妻子的故事安·博林一生跌宕起伏，而第二部曲《血季》（Bring Up The Body）著重於安上位後一年，逐漸開始失寵，最後步上死亡的路途。

國王一行人中，只要是結過婚的，都密切注意安妮的肚子，看是否有隆起的跡象，就像注意自己老婆的肚子一樣。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這事遲早會曝光。就我判斷，雖然他們不是整個夏天都在床上恩愛，但是在一起的次數應該夠多了。」

「最好是夠，」小黎說：「不然國王會不耐煩的。為了傳宗接代，他等了多少年？安妮說，要是娶了她，她保證會當他生兒子。如果必須在她身上花一倍的功夫，國王願意嗎？」<sup>8</sup>

《血季》一書的內容中，男嗣的存否與兩位王后遭到廢后息息相關，阿拉貢凱瑟琳與安·博林儘管都為英格蘭國王亨利八世合法婚配，且每場婚姻背後皆有龐大的家族勢力，甚至是國際輿論的支持，卻依然遭到廢后、

---

<sup>7</sup>繼阿拉貢的凱瑟琳、安·博林與珍·西摩之後，另外三位妻子分別為：

1. 克里維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德意志人，因相貌不受亨利喜愛，隨後以圓房不實以致婚姻不完全為由由亨利訴請離婚，由於克里維斯的安妮並未對此判決發表異議且順從配合，晚年獲得亨利慷慨的安置，為眾妻子當中唯一獲得善終的女子。）

2. 凱薩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安·博林的表妹，傳言與臣子通姦，最後也被處以叛國罪，與安一樣送上斷頭台。）

3. 凱薩琳·帕爾（Catherine Parr，有過四段婚姻的富有寡婦，也是使亨利眾多信仰不同、生母不同的子女和解、再次團聚的推手，亨利八世死後改嫁，最後死於難產。）

<sup>8</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 70。

判刑、驅逐等種種不近人情的對待。在英格蘭當朝的世界裡，亨利就是國家的王法，王后們撇除貌美、年齡以及家族背景，最重要的僅是討亨利歡心，以及在這場合法婚姻中誕下合法的繼承人，也就是男丁。

亨利問：「凱瑟琳現在還能做什麼？我想，她已經沒有吵架的力氣了。天曉得我對這種爭吵有多厭煩。她最好早點加入聖人和殉教烈士的行列。」

「他們老早在天上等她了。」安妮哈哈笑，笑聲大到誇張的地步。「我可以想像她生命的終點，」國王說：「她會說一段話，然後原諒我。不管我做什麼，她總是原諒我。但是該請求原諒的應該是她吧。她應該求我原諒他那枯萎的子宮，以及毒死我那些未出世的孩子。」

克倫威爾瞄了安妮一眼。顯然，安妮還有話要說。她會在此刻說出來嗎？但她轉身，彎腰抱起她的長毛垂耳狗波哥，把自己的臉埋在那隻小狗的毛裡。已經睡著的小狗因此而驚醒，嗚嗚地叫，在她懷裡扭來扭去。<sup>9</sup>

王后不具有干政權，所有政治權力的掌握與形成，完全依附於她們的丈夫或者國家未來繼承人，也就是國王亨利以及他們的孩子。王后所擁有的僅僅只是成為一國之母、為亨利建立良好婚姻形象，以及一種「生育功能」的存在罷了。這也是為甚麼當安再度流產，虛弱的倒臥在床鋪上的時候，亨利只關心早產而死的孩子是男胎還是女胎？此時兩人早已是貌合神離，亨利看上年輕純樸的珍·西摩；面對安悲痛的神情，他合法的妻子，英格蘭人民的王后，亨利站在床尾大聲的向眾人宣布，一切的責任皆始於安，流產的事情也應該由她承擔，他大聲嚷著安的失責、流產帶給他的打擊與悲痛將難以復原，接著頭也不回的快步往白廳為國會會期準備的方向離去，留下安一人在床幄上的血泊中，聲嘶力竭地叫喊著：「陛下，不要走，不要離開我。我很快就會再幫你生個兒子。既然凱瑟琳已死，我一定很快就會生了……」，<sup>10</sup>腹中的孩子是此時此刻高齡的她保住自身勢力的最後一線希望，亨利與西摩兩人在宮中眉目傳情的事情早已流言四起，面對這樣一位

<sup>9</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111。

<sup>10</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196。

深得亨利心意的對手，孩子的夭折彷彿正式宣判的她失勢，失去孩子的同時也失去了亨利的合法繼承人，以及她最後一塊守護她身份地位的盾牌。安·博林，一位集美麗、異國風情、智慧於一身的生理女性，最後卻成為了斷頭台上的亡魂。

不僅只有十六世紀的英格蘭，是這樣把女性與婚姻、子嗣劃上等號的情況，在這五百年後的現代，到了社會認知上所謂適婚年齡的女性，依然時常被詢問，是否有合適對象？已然步入婚姻？生育與否？等等，許多關於婚姻以及傳宗接代的問題，彷彿婚姻是女性的一種必然，而未符合這項標準的女性，被以大齡女子、剩女作為稱呼，難道女性的價值就在於她那青春的年歲、貌美的臉龐、幸福的家庭等這些社會框架嗎？

身為生理女性這點不該完全與生育劃上等號，或是成為評斷女性的標準，能夠擁有孕育生命的能力乃是因為天生的生理構造給予，這是生物留下來的生存與繁衍機制，每個人都有身體的自主權以及人生、夢想的組織與掌握的可能，不該因此產生傳宗的義務，或者將生理構造視為生產的機器。

### 三、姓氏與繼承者——以男性為本位的社會結構

但國王沒等他們開口，就自顧自的講下去，就像一個人拿著匕首猛戳自己，以證明這麼做到底是有多痛。「如果國王連個兒子都生不出來，那麼不管他做什麼都沒有意義了。不管打勝仗、搜刮多少戰利品、訂立多公正的法律、政績再怎麼輝煌，都沒有意義了。」沒錯，國王承諾人民，他會維繫政局穩定。如果他不能生出兒子，就必須在國家陷入混亂、派系與陰謀之前，找到繼承人，並公諸於世。<sup>11</sup>

亨利八世先後與多位不同姓氏的女子有過合法婚姻，但諸位王后誕下的子嗣，卻都依附著男方亨利的姓氏，也就是「都鐸」家族的姓。在談到亨利渴求繼承人這塊，讀者或許會納悶，為何不由女性，同樣身為都鐸家族的她們，來領受這項權利的傳承？事實上，中西方自古皆有著冠夫姓，從父姓的傳統習慣，彷彿姓氏的不同，主導著一個家族的內外關係，唯有

---

<sup>11</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196。

冠上男方姓氏才能夠成為家族的一份子，女方的父母被視為「外」祖父母，女方的親屬被視為外來的家庭人物，這樣以男方、男性為本位的家庭甚至是社會結構存在已久，女子的婚姻彷彿使其必須脫離原生家庭，成為對方家族的一部分。財產等各類的繼承權早期也以男性為合法、本位的繼承者，直至後來部分女性開始受到法律的保障，才漸漸地有所改善。面對潛藏在你我周遭日常的性別問題與性別意識形態，長年的傳統價值灌輸使眾人已經習以為常，甚至不以為然。卻未發現為何女性需以「爭取」的方式以及內心的「掙扎」，來為其子女安排姓氏或者爭取更多利益，這樣需要「爭取」、「掙扎」的情形，背後代表其本身的權力關係是不對等的，才需要透過努力來獲得這樣的基本的平等選擇。

為什麼亨利不希望由女子繼承這份王權？因為一旦女性繼承人有了婚姻，都鐸王朝將有可能落入他人手中，甚至引發二次的玫瑰戰爭，<sup>12</sup>重蹈英格蘭內戰的覆轍。

#### 四、談談「忠貞」——由古至今的女性社會框架

筆者發現《血季》一書在字句、對話之間的蛛絲馬跡，作者希拉蕊·曼特爾想傳達給讀者的訊息，發現除了國王亨利八世本身對於女性有著各種偏見、歧視以外，克倫威爾從頭到尾，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們，隱隱約約的，不論是男是女，不時總在透露當代的社會框架，對與女性、性、性別與權力，充滿許多批判的意味。故事當中多次提到亨利與眾男士的風流事蹟，但克倫威爾與其他角色人物對此卻沒有太大的反應，反而對於情感奔放的，情慾較為自由的女性，有諸多的負面評論。同樣身為人類，擁有人性與各種生心理的慾望，女性情緒、思緒與慾望卻被限制，不得輕易的展露出來，不然就會被稱為「姘婦」、「淫婦」、「婊子」等等。

至於亨利，則滿腦子女人：他發現他看到的女人幾乎每一個都有可取之處，所以總不吝於讚美。就算長相普通、尖酸苛薄的老女人，也有他可欣賞之處。年輕姑娘更不用說了，總讓他朝思暮想：噢，她的眼睛是不是全世界最美的？瞧，她那雪白的頸項、甜美的聲音、纖細的小手，真是迷人。但他通常只遠觀而不敢褻玩：他頂多微微臉紅，嘆道：「你看，她那小屁股多渾圓緊緻？」

---

<sup>12</sup>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1455年—1485年）英王愛德華三世的兩支後裔——蘭開斯特家族（紅玫瑰）和約克家族（白玫瑰）為爭奪英格蘭王位而發生斷續的內戰。最終以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與約克的伊莉莎白聯姻結束，開啟都鐸王朝。

有天，雷夫聽到韋士敦在隔壁房間說話的聲音。他用好笑的聲音模仿國王：「噢，她的尻是不是你摸過最濕的。」然後吃吃地笑。接著又說：「噓！克倫威爾的間諜就在附近。」<sup>13</sup>

上面這樣的段落裡，男性把女性的價值與身體、外貌劃上等號，彷彿一位女性的好壞完全取決於她的外在條件，而並非她的才華與言行。女性成為了男性手裡的一種玩物、獵物，男性得以光明正大的批評別人外型，甚至言語猥褻在場的女性。而亨利放肆的行為舉止甚至引來同為男性的朝臣模仿、嬉罵，其實這樣不公平的道德框架，故事裡的眾人都心知肚明，卻都成為了這道德框架的推手。在希拉蕊描述風流男性們的言行同時，不難感受到這文字的背後隱隱有一種批判感，除了角色對女性的歧視，也有著作者對這樣負面言行的一種撻伐。

亨利從小被以「非王儲」的身份養育成人，不受拘束的他也因此習得很多傳統文化、民間習俗與各式才藝，成為一位及俊貌與才華於一身的國王。正是這有別於一般王儲的皇室教育，讓亨利受到貌美、聰穎有著異國風情的安·博林的吸引。十六世紀出的英格蘭，仍然是個風氣相當保守的國家，像安一樣具備現代女性自主、獨立、直接、率性、有主見、擅交際、聰穎、善言等等特質的女子，在當世代的英格蘭相當的難能可貴與少見，相當的獨特與非主流。

克倫威爾對外甥說，**這女人厲害的很**，如果有人冒犯她，她就像毒蛇，你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會發動攻擊。

他一直認為安妮是策略高手，從不相信她是個熱情、隨性的女人。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精算過的，**就跟他一樣**。多年來，他總是看她眼睛滴溜溜地，像在小心盤算。他不知道要怎麼樣才會讓她感到**驚慌失措**。<sup>14</sup>

這樣一位新穎、獨立的新女性，在當時代獲得的解讀卻是截然不同，成為亨利王后的這段路程，或許正因為她的獨特、優秀，使人眼紅，非主流社會價值觀的特質，也使她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批評、談論、施放情緒的箭靶與對象，這位使眾男子為之傾倒的妙齡女子，所有的行為都被放大檢

<sup>13</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235。

<sup>14</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217。



視。同時，安的得勢與行事風格，也阻擋了相當多人的謀權謀財之路，進而樹立的許多敵人，因此她本身的優勢與特質，反而成為對手攻擊她的利器，被指證與多人通姦、忤逆亨利等而被判為叛國罪，最後送上斷頭台。安最大的敵人，就是曾與他攜手合作的首相湯瑪斯·克倫威爾，也是串連整部小說的關鍵人物，克倫威爾身為一個男性，擁有實權的男性，面對眼前這位亨利曾經急著想她過門，如今卻想除之而後快的安·博林，最快的弄權、打垮對方的方式，就是利用她身為生理女性的身份以及她的社會性別框架，從古至今不變的女性框架，「貞節」兩字。

「克倫威爾，你想，那些謠言不會傳到我耳裡嗎？每家酒肆的老闆娘都知道了，我豈有被蒙在鼓裡的道理？你知道，我是個單純的人，安妮告訴我他是完璧之身，我就相信了。七年來，我一直相信她的純真、貞潔，沒想到被她騙了。如果她能這樣騙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你明天就可以逮捕她了。還有她那個弟弟。真是丟臉，她犯下的罪行已到教人難以啟齒的地步，沒人想得到她會做那種事，我請你們小心行事。」

克倫威爾說：「一個女人的過去很容易編造。」<sup>15</sup>

克倫威爾透過宮中人脈搜集人證以及物證來加強他對安「不貞」的起訴根據，然而在小說的細節、人物的對話與問案逼共甚至是當今史學家的考證之中，都不難發現安在其中承受的冤屈與不實指控，亨利明知實情，卻依然放手讓克倫威爾來查辦此事。國王不在乎安落得什麼罪名，什麼下場，此時此刻的他，對安的認定已不同於往昔。安衰老、狡詐，不再保有以往的純真與貌美，取而代之的是文靜、溫柔、順從、貞節這樣一個符合男性內心對女性理想刻劃的存在—珍·西摩。

「噢，克倫威爾，你知道嗎？她的小手，她那小小的爪子，就像小女孩的手。她是如此的天真無邪。還有，她幾乎從不說話。她要是開口，我得低下頭，靠近她，才聽得到她在說什麼。．．．你可以發現他對珍的描述：如此恭順，如此羞怯。即使是克雷默大教主也能看出珍和現在的王后有多大的不同。即使將新世界的所有財富都送給安妮·柏林，她也不滿足，而珍·西摩，妳只要給他一個微笑，

---

<sup>15</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302。

她就感激不盡。」<sup>16</sup>

「貞節」一直以來被視為女性的基本道德，以及一種社會評價的方式，人們不時會在路旁、公園等場合看過為生理女性們立下的「貞節牌坊」，卻從未看過為生理男性們設置的同樣的牌坊。古代女性在丈夫死去之後，通常無法改嫁，必須守寡終身。但男性卻能三妻四妾，女性一旦不忠貞於她的丈夫，就會受到唾棄，驅逐出群體甚至受到「浸豬籠」之類的刑罰。女性的感情必須是以謙遜、溫柔、隱晦、專一的方式存在。人們常聽到類似「花花公子」這樣對男性不專一於感情行為的一種包裝詞彙，卻鮮少對情感奔放自由的女性有所稱讚。就好比當紅美國歌手泰勒·斯威夫特，身為女性並且有過多段感情的她，貌美且才華洋溢，一段段閃電般的戀情，使她被人認為她是個不專一、難搞、麻煩的對象，因此導致她的戀人一個接著一個的更換，甚至被各大媒體與群眾用相當不堪的字眼形容這樣一位外在光彩卻情路不順遂的女性。

可或許就另外一個層面而言，泰勒只是希望花對的時間在對的人身上，情感一向奔放自由大方的她，認為寧可以不停變換對象，一任又一任的方式尋找她不同內心階段所求的真愛，也不願多花一秒的時間在錯誤的人身上，人們卻用既定的道德觀、價值觀、性別刻板印象，去質疑這位感情自由的女性。

這種由男性觀點出發的傳統框架，將一種「典型的女性規範」加諸於生理女性身上，漸漸成為了絕對的價值觀。許多女性本身也因為在這樣的道德教育之下成長，淺移默化，進而成為這些淺規則的無形推手，卻鮮少有人去挑戰與質疑這樣的觀點。也因此許多讀者在《血季》書中，看到安與周遭人物受到調查與判刑的過程，沒有產生任何的懷疑與不同的思考，進而相信了這項對於「不貞」的結局。

## 五、政權的合法性——將安與伊莉莎白做比較

同樣身為女性，安·博林與她的親生女兒伊莉莎白·都鐸在歷史與民間流傳上卻有著極相反的評價，伊莉莎白統治的英格蘭，被譽為盛世，英格蘭的國情在此時達到頂峰，女王受萬民愛戴與稱讚，名留青史的同時揚

---

<sup>16</sup>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頁223。

名於國際之間，眾人都為其風采欽佩、傾倒，可為女中豪傑；而安則被認為是亨利婚姻中的第三者，破壞他與阿拉貢凱瑟琳關係平衡，一位滿腹心機、善妒、喜歡弄權、不忠貞的女子，典型的壞女人形象，成為大眾茶餘飯後嚼舌根的對象，也成為後代為人父母教導子女做人處事的最佳負面教材，這樣的歷史評價也持續流傳至今，在各大書籍、故事、小說、電影、電視當中不段被翻拍與詮釋這場步步為營的鬥爭過程，來重現安戲劇化的一生。一樣身為生理女性，同樣處於權力的頂端，為何做母親的安·博林，卻與自己的女兒，伊莉莎白有著不同的民情反應與歷史評鑑呢？在於是否握有政權參與的合法性。

在當時的英格蘭，女性並非公民的存在，國家的權力集中於政府手上，也就是國王亨利·都鐸，所有的權力行使都必須依附著亨利。安這樣一位新穎的女性存在，所有對於宗教改革、稅負制度等等的國法細節的干預與改變，在當時完全不具備任何的參政合法性。也因此安的行為被視為一種錯誤，這位試圖干政、參政的女性被認為是觸犯法條的、弄權的、心機的。儘管她擁有聰穎的心智甚至完備的想法與措施，卻沒有推行的實權；反觀伊莉莎白·都鐸，都鐸王朝的第五位合法王朝繼承人，雖然身為生理女性，但是受到國法的保障，賦予其參政、執政的合法性，使其甚至能夠率兵親征，在與西班牙於格拉沃利納的海戰當中獲得勝利，伊莉莎白也因此聲勢大漲，從一位不被看好的生理女性掌權者，成為萬民崇敬的國家代表人物。或許，安·博林僅僅只是錯了位子、身份而不在於她的想改變國情、改變時局的心。

## 六、結論

透過《血季》這本精彩絕倫的書，我們得以一窺十六世紀的社會歷史風采，作者以小說的方式，重現當時代的文化風氣以及價值觀，有別於枯燥的史實單一敘事手法，作者採用第三人稱敘事，將其意識穿梭於書中角色人物的一言一行，以及宮中場域、階級等，順著男主角克倫威爾的視角，讀者們漸漸了解安·博林的處境。這樣一位充滿企圖心，善於展現、利用自身優勢、外向自由、情緒真誠而直接的新穎女性—安·博林的存在，挑戰了當代人們舊有的性別價值觀。面對這樣的改變，這樣的標新立異，群眾選擇以固有的思維來評判這樣的對象，且忽視當中許多對女性、多元性別、多元性向的議題。人們面對他們所不熟悉的，無法接受的，或者超越舊有思維理解範圍的，選擇以壓迫、漠視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安的事件在當時，最終沒有獲得平反，亨利將妻子軟禁、送上斷頭台

等暴行也沒有，又或者說無法受到指責與檢討。故事裡的每個角色，無論是捏造偽證的加害者，默許這一切發生的大眾，藐視生命與性別權利的亨利，還是借刀殺人的克倫威爾，都是這整個大環境的推手，沒有人可以撇清一個生命受到無辜剝奪的責任，沒有人可以撇清性別在當時，甚至至時至今，依然成為無形枷鎖的問題。

這樣的性別枷鎖，當我們以現代、開放、抽離事件的角度來檢視中安·博林的一生，以及書中細節，抽絲剝繭，更能察覺其中所隱藏的性別霸權。例如克倫威爾在書中多次對安形象的描述與談論，相信讀者都不難從中看出那帶有性別刻板印象的思想與言論。透過《血季》，以古鑑今，這樣的性別霸權時至今日依舊持續地存在於你我之中，不管是《血季》書中，十六世紀人們給予安·博林那帶有歧視性的評價，還是當今女性持續受到的玻璃天花板、<sup>17</sup>同工不同酬等等，潛藏於日常生活中的性別權力不對等所帶來的女性困境，面對存在已久的性別歧視，改變不僅需要相當長久的時間，更必須有實際作為，例如一再的提醒、喚醒大眾對於性別議題的重視與留意。筆者相信，渺小的力量有所累積，有朝一日也得以成為龐大的影響力，進而成就更美好的性別平權環境。

## 附錄：

### 一、克倫威爾找來的證人們：

- (1) 伍斯特夫人（安·博林的侍女；克倫威爾以金錢收買）
- (2) 羅奇福德子爵夫人（安王后的弟弟羅奇福德子爵，喬治·博林之妻，此樁婚姻尤帕克家安排，夫妻兩人感情狀況極為不佳，亦有傳言羅奇福德子爵夫人為女同性戀者。羅奇福德子爵夫人逮到克倫威爾查訪之機會，意圖使喬治與安兩人皆失勢。）
- (3) 湯瑪斯·博林（安·博林之生父，克倫威爾言明安王后大勢已去，她與亨利的婚姻關係即將告吹，博林一家勢必連帶受影響。湯瑪斯·博林為保全家族故決定犧牲女兒，「被承認」安曾與珀西許下婚約以及早有圓房之實，安與亨利結婚前非清白之身。）
- (4) 瑪莉·薛頓（安的表妹，傳言其丈夫諾里斯與安有染，瑪莉承受冷嘲熱諷與失敗婚姻的約束，期望安的失勢與諾里斯的罪責可以讓他從這場婚姻中解脫，另續姻緣。）

---

<sup>17</sup>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指在職場、團體中對某些群體（如女性、少數族裔）晉升到高級職位或決策層的潛在限制或障礙。

二、 克倫威爾找來的替死鬼們：

(1) 韋士頓(國王的侍官，因行為囂張在宮中到處樹敵，傳言其除了與王后有染、收受其金援與出言批評亨利、談論國王大限，利用職務之便常在安宮內走動。)

(2) 馬克·史彌頓(宮廷樂師，傳言與王后有染，受克倫威爾訊問之後供出宮內外上至皇家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等千餘人共犯。)

(3) 諾里斯(國王貼身侍官長，宮中人際網路中心，瑪莉·薛頓的丈夫，傳言與王后通姦。)

(4) 布雷勒頓(國王的老侍官，柴郡仕紳，曾因私怨而動用私刑，藐視王法，也傳言與王后通姦。)

(5) 喬治·博林(安·博林親弟弟，幼時分居，青少年時才又相會，傳言與其姊姊安亂倫。)

### 參考資料：

#### (一) 書籍類

(1)《伊莉莎白》；艾莉森·威爾(Alison Weir)著；董彥廷譯(新北市：廣場, 2012年)

(2) 希拉蕊·曼特爾(Hilary Mantel)著、廖月娟譯，《狼廳二部曲——血季》(台北市：天下文化，2012年)

(3) 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著、蘇旻婕譯，《狄更斯講英國史》(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年)

(4)《都鐸王朝》[電子資源]：英國史實全記錄(The Tudors British history)；王擎天著(新北市中和區：典藏閣, 2012年)

#### (二) 網路資料

(1)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亨利八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托马斯·克伦威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查理五世\\_\(神圣罗马帝国\)](https://zh.wikipedia.org/wiki/查理五世_(神圣罗马帝国))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阿拉貢的凱瑟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安妮·博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简·西摩\\_\(英格兰王后\)](https://zh.wikipedia.org/wiki/简·西摩_(英格兰王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克里維斯的安妮>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凯瑟琳·霍华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凯瑟琳·帕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玻璃天花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玫瑰战争>

《血季》( Bring up the body ) 封面書皮：

<https://campaign.readmoo.com/tibe2013/preview/b060/>

( 三 ) 影集類

- 《都鐸王朝》( The Tudors ) , 得利影視 , 2014.12.26 出品。

